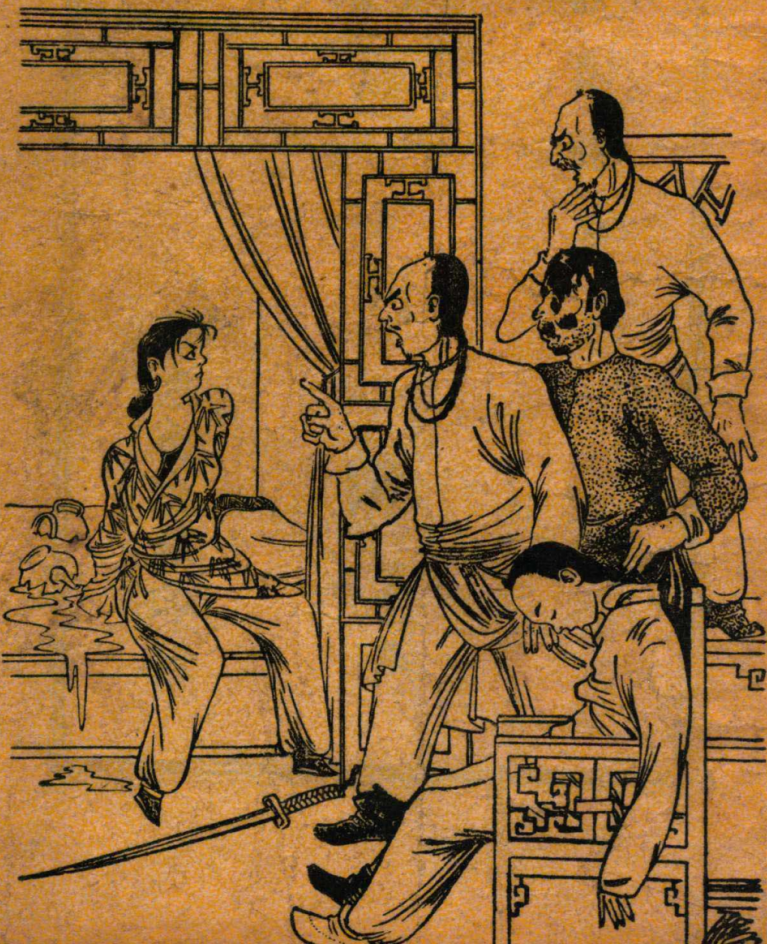


說小俠武篇長

逃刑傳

冊二第 著羽春徐





上海勵力出版社

徐春羽著

武俠
小說

逃

刑

傳

第二集

勵力出版社印行

勵力出版社出版

徐春羽著	徐春羽著	王素樓著	望素樓著	望素樓著	王度廬著	王度廬著	王度廬著	王度廬著	王度廬著	王度廬著	白羽著	白羽著	鄭證因著	鄭證因著	鄭證因著	鄭證因著	鄭證因著	鄭證因著	鄭證因著
碧沾英雄	俠骨柔情	勝字孤鸞	夜却孤鸞	紫鳳銀瓶	臥虎藏龍	劍氣珠光	寶劍金釵	德麟俠隱	秘谷俠隱	大漠驚鴻	子母金梭	臨風王全	武林俠蹤	天南逸興	貞娘屠虎	五英雙豔	巴山劍客	巴山劍客	巴山劍客
二冊	二冊	二冊	二冊	二冊	二冊	五冊	四冊	二冊	二冊	二冊	二冊	一冊	一冊	一冊	四冊	二冊	一冊	一冊	一冊
八元四角	十八元	八元七角	八元七角	八元七角	二十五元	二十元	十二元	七元二角	七元二角	七元二角	七元二角	七元二角	七元二角	七元二角	七元二角	七元二角	七元二角	七元二角	七元二角

~~~~~究必印翻 有 所 權 版~~~~~

處售經

民國卅七年五月版

武俠長篇  
**逃刑傳**  
第二冊

實價

著者 徐 春 羽  
出版者 勵力出版社  
發行所 上海四馬路復興里五號  
劉 棠 臣

本埠  
北京西路：協和書店  
四馬路中：百新書局  
山東中路：正氣書局  
山東中路：匯文書局

外埠  
青島：縣路市場：新華書局  
北平：楊梅斜街：新華書局  
漢口：洪山街：新華書局  
西安：中山路：新華書局  
廣州：長沙路：新華書局  
長沙：長沙路：新華書局  
燕湖：長沙路：新華書局

長沙：長沙路：新華書局  
廣州：長沙路：新華書局  
西安：中山路：新華書局  
漢口：洪山街：新華書局  
北平：楊梅斜街：新華書局  
青島：縣路市場：新華書局

武俠長篇名著

逃 刑 傳

第 二 集 目 錄



續第四回

哀王孫都頭遭縲絏  
念公子莊主探監牢

第五回

青雲渡父子逃刑  
黑風崗王孫避難

第六回

三寸紙驚走虎狼役  
一封書惡化鸚鵡林

第七回

丁立智取愁鷹澗  
金威醉入打虎溝

第八回

汶上縣一令施威  
黑風崗雙雄除虎

武俠長篇名著

# 逃刑傳第二集

徐春羽撰

## 續第四回 哀王孫都頭遭縲綫 念公子莊主探監牢

劫奪要犯，爾等有多大胆量？不要走，也隨俺到官家去一趟吧！」那兩個小孩子同聲喝道：「潑賊！殺不盡的兇徒！怎敢欺俺老師，俺等正欲拿你替俺師父報仇！」說着兩個人早已亮出兵器，齊奔許都頭而來，原來那許都頭早已把事瞧料，在大家吵嚷喝湯時候，自己便先藏車下了，後來見大家被那漢子麻倒，又見那兩個小孩子撲向囚車而來，方才搭話，誰知兩個小孩子，一個用鎗一個使劍，早向自己風車般舞了過來。那個漢子，便從湯担上扯出扁担前來助戰，許都頭一聲喊道：「住手，且聽俺一言！」那兩個孩子道：「你說！你說！」許都頭道：「你等此來，想是聽了姓苗的支配，來救王先生的吧？」兩個小孩道：「是便怎麼樣？」許都頭道：「既是，你等不來，俺也正想放他哩！你們來得正好，便幫着俺把他放了吧！」那兩個小孩道：「你却不要騙俺。」許都頭道：「騙你們兩個小孩子則甚？你們來看！」說着過去便先把王先生的繩索扯斷了，王先生向許都頭道：「看都頭這個意思，想是要放咱王某走路嗎？」許都頭道：「怎敢！小人

也是因爲這個飯盤子，家裏又有老母幼子，一時撇不下，不的時候，俺便隨從主子走了，現在趁着他們未醒，主子急早去吧，不然他們要是醒來，或是路上有了行人，便有許多不便了！」王先生道：「恁地時，豈不連累了都頭？」許都頭道：「小人自有主張！」王先生道：「如此倒累了你了，還有一件，咱是承你放咱走了，咱的幾個徒弟，求你也是一併成全了吧！」許都頭搖一搖頭道：「這件事却不敢遵命，俺想州裏既然肯已開脫，到了府裏也不會便定偌大罪名，有俺許宏在，幾位小英雄挫了一根寒毛，找俺姓許的問話，此時天已不早了，主子們快走吧！」王先生聽到這裏，把脚一踉，向華梁等幾個道：「你等就暫受一時委屈吧，咱自會來救你們！」說着向許都頭致了一聲謝，便領了小芳，大成就走，小芳忽的往那邊一看，向王先生道：「先生且先行，待俺將這賊骨頭剝了！」王先生急忙一把扯住道：「你要殺誰？」小芳把手向那邊一指道：「師父難道沒有看見那個賊兔子姓馮的也倒在那裏了嗎？這件事就是那賊兔子鬧壞的，平常也不知道害了多少人，今天還不趁他睡熟，把他剝了，豈不省得他再害人？」說着，提劍便走，王先生喝道：「且慢！這件事須兩莽不得，要知今天的事，咱等原無真贓實證，他便把咱等抓到官裏去，也沒有死的罪名，如果要半路把他等一殺，那時無罪也有罪了，況且，這許都頭又答應替咱設法，開脫咱等罪名，你如果現在把他們一殺，不要說是咱等走

不開，就是那許都頭咱也有些對他不起哩！快快隨咱走了吧！」小芳卻是咕都着嘴，還是先前那個漢子喊道：「王先生，曹姑娘，周四少，還不快走？那邊有大隊的人來了！」王先生聽了，慌忙拉了小芳大成，向許都頭把頭點了一點，和那漢子早穿進樹林而去，那許都頭見他等去遠了，却不去管那囚車上的人犯，便也走到那邊，將身臥倒，假裝和大家一樣。這時樹林子外面，早已人聲踏踏，聽聲臨近，就聽有一個人喊道：「車在這裏了！」跟着跳進一個人來，是個兵丁打扮，手裏提了一條馬鞭，似乎是在找什麼人，陡的看見許都頭等躺在地下，便不由喊了一聲道：「總爺快來！果然出了岔子了！」又聽外面有人應聲道：「什麼事？這樣大驚小怪？」那個兵丁道：「總爺你……看……許都頭……和這些都倒了！」許都頭這時已然看出是高鳳標，便益發的不敢動一動，把個眼兒死併在一處，又從嘴邊上漾出些吐沫來，又聽高鳳標道：「怎麼這些人都失了事？你們快去看看差事丟了沒有！」兵丁答應去看了回報道：「旁人全在，只是走了姓王的。」高鳳標聽了，把頭點了一點，趕緊派人從旁處取些涼水來，從許都頭起排着個兒灌了下去，不多時，只聽東方德嚶呀一聲道：「怎的這樣好困？」把眼一揉忽的坐起道：「嚶呀！不好。」抬頭一看高鳳標，便趕緊向前請安道：「大人什麼時候來的？」高鳳標却把于一指他道：「你等怎的便弄成這種樣子？現在正犯已然丟了，這便如何是

好？」東方德叩頭道：「大人：是俺等不合一時貪圖口腹，竟至被賊人瞞害，望大人饒恕死罪！」這時馬龍夏斌等也都醒了，聽說把差事丟了，心中也自吃了一驚，便都跪下哀求高鳳標設法，高鳳標叱道：「你等怎的便這樣不中用，這一些事兒，竟鬧得這般模樣，看你等回去怎生交待？」大家都一齊向前請罪，高鳳標道：「向俺行禮則甚。還不快快整頓到府衙裏去？」大家便答應一聲，把囚車推去，高鳳標把眼看着許都頭，許都頭便忙趑趄過身去，高鳳標益發瞧料了，不一時已到府衙，東方德先進去向知府說了，一時傳出話來，二堂候審，這知府原是旗人，名叫克哩布，人却極其刁鑽古怪大家聽了，便帶了華梁等走進二堂，這時那知府坐在堂上，好不威風，先傳許都頭回話，許都頭只得硬着頭皮走了過去，先請了安，便把如何到華家莊，如何進莊拿人，如何差役被獲，如何高總兵進莊，捕獲數人，怎樣送到州裏，怎樣半路大家貪圖吃湯，怎樣受了暗算，怎樣走脫犯人，怎樣又遇見總兵救醒，說了一遍，復又請安請罪，那知府聽了，只微微一笑道：「你說的俺都聽清楚了，可是句句實言？」許都頭道：「不敢瞞哄大人！」那知府陡的把臉一變道：「哇！膽大許宏！你有多大智量？敢在本府面前鬧鬼？真是不知自愛，倒底收了姓王的什麼好處？竟敢私放國家要犯，還不快講！」說着早把個「驚堂木」拍得震天響，許都頭不防那知府會問出這樣話來，陡的吃了一驚，繼而一想，這件

事他又沒有目覩眼見，須不要叫他用詐語詐了去，便復又向前請安道：「大人說的話，小人担待不起，其實也有些不大清頭，還求大人明白示下！」那知府聽了哈哈一笑道：「諒來你也不肯說實話，東方德何在？」東方德應聲從屏風後面轉出道：「伺候大人。」知府道：「你向前和許宏對來！」東方德笑向許都頭道：「都頭這件事，俺便對都頭不住了！依俺之見，都頭還是實說的好，不的時節，難免大人要動怒了！」許都頭道：「呸！東方德，俺昨天不是跟你在一起的，你拿人，俺也拿人，你入莊，俺也入莊，你被人灌倒，俺也被人灌倒，如今差事丟去，你怎的便在大人面前，道俺的壞話？哦！俺也瞧料了，你不過打算謀俺這都頭，儘可明言，俺許某自願交朋友，拿這都頭結識了你，亦怎的便敢誣賴好人？要知俺是同你在一起的，俺若放走了犯人，那你也是同謀哩！同大人話，小人不知他說些什麼？請大人問他！」東方德聽了哈哈一笑道：「都頭；這便是你的不是了！你道俺是跟你在一起的，這話倒一點不錯，樹林子裏面，都頭沒有喝湯，俺也未敢喝湯，都頭和姓曹的動手，俺和姓王的講話，俺都聽得明明白白，難道姓王的不是都頭放走，還是俺放走的嗎？都頭：你還是實說了好！」那知府早把一箇籤都丟在地下，向堂下衆役喊道：「這廝不說實話，快把他收了起來！」許都頭知道這事鬧穿綳了，不認這筆賬，也賴不過去，便坦然向那知府道：「那姓王的便是俺放去的，因

俺敬他是條漢子，現在既被查出，俺願領受罪名便了！」那知府這時却又收了怒容，換付笑臉，向許都頭道：「許宏：不是說你，你也太熱心腸了，那姓王的既是與你相識，你便應當在未逮捕之先，悄悄送信，使他走掉，怎的反在逮捕以後，才想開脫他？你想他是國家密拿要犯，你就這樣輕輕的把他放了，難道就沒人問了不成？依咱勸你，你既是他放了，他現在住在什麼地方？你一定是清楚的，你可以說出他現住在什麼地方？咱便派人去拿，把他逮捕到案，那時便沒有你的事，依然把你放了，至於那姓王的呢，咱只要看看倒底是不是國家欽拿的要犯，咱自想法開脫他，也不使你落一個「賣友求榮」，你看咱這話說得可是嗎？許都頭一聽心裏着實好笑道：「這都是俺使剩下的着兒了，他倒拿來騙俺，真是可笑！」想到這裏，便向那知府說道：「大人待罪役，其實可感，只是俺和姓王的，不過激於一時義憤，放他逃去，至於他現在住什麼地方，罪役委實不知，不敢胡亂朦混！」那知府聽到這裏，便又把那一番喜容，收得乾乾淨淨，嘿嘿一陣冷笑向許都頭道：「你這廝既是恁地不識抬舉，咱便對你不住了！來呀！把許宏釘肘收監！」兩旁衆役答應一聲，早把許都頭帶下去了，那知府又把華梁等都叫上來細問了一遍，也叫押了下去，散堂之後，便吩咐把東方德請了進來，那知府叫他坐了，便向他道：「今天這件事却虧了你，只是咱看主犯姓王的在逃，空拿着這幾個小廝，有什麼用

處，這件事還須用一番心，總要把姓王的拿到，不知你可還有什麼主意？」東方德欠一欠身道：「是！這件事端須考慮，在林內裝醉的時候，也曾聽見許都頭和姓王的說話來，委實是素不相識，那姓王的究竟逃往何處？這件事倒真難根尋，就是問許都頭時，恐怕他也未必真說，這件事總須另想一個辦法才好！」那知府道：「咱看這件事，姓華的斷不會不知情，趁姓華的尚未醒腔，今晚你便帶人去往華家莊探聽一回，倘若那姓王的復又逃回那裏，便即速將姓王的和姓華的一併拿來，這件事情，就交待下去了。」東方德道：「還是大人高見，今晚下役便去。」說着辭了走去，來到班房，向幾個夥計一說，這幾個夥計裏頭，夏斌，馬龍，平常便和東方德不對，今天一見許都頭爲他下在牢裏，心裏益發的不痛快，見他這種大模大樣，越發覺得討厭，便高仰臉睬也不睬他，這內中有一個小夥計名叫耿幼峯，因爲走路有些墊腳，人送外號叫耿歪子，平常見了許都頭，恨不得替許都頭鋪牀疊被，一口一個許大叔，叫得許都頭有些不過意了，今天一見許都頭被押入監，他便改了口道：「俺就知道那許宏幹不出好事來，終久會把人頭耍下來的，你們看怎麼樣？這是國家要犯，那裏可以隨便就把他放掉的呢？說不定，裏頭許很撈摸了幾文哩，」一句話未完，只聽吧的一聲，又響又脆一個巴掌熱火火的早打在臉上，只聽得罵道：「你這不要臉的歪胚子，平常許都頭待你不錯，怎你反覆無情，硬生生給

許爺安賊名兒，八成你又爬到高枝上去了吧，俺却看不慣這懶賴樣子哩！」說着吧吧又是兩巴掌，耿歪子抬頭一看，原來正是馬龍，不由得捂着兩腮道：「馬爺：有話儘可說，怎的便動起手打起來了，你吃的是皇家的餉，俺也吃的是皇家餉，須不受你姓馬的烏氣，俺自家有嘴，喜說誰便說誰，你須攔阻不得，俺又沒說你姓馬的，須用不着你來替姓許的出烏氣，你是好漢子時，不會去把牢門劈開，把姓許的放出去，却來尋俺的晦惱怎的？」馬龍大怒，只隨手一叉，早把耿歪子叉倒舖上，便真個叮叮噹噹的打了起來，夏斌雖然不滿耿歪子，却怕馬龍真格把他打成重傷，也自不便，看他已然着實挨了幾下，便趕緊過來把馬龍拉開道：「自家弟兄有什麼說不開？怎的便動起手來，沒的鬧急了，叫人家聽見，端的什麼意思？還不快點撒開？」說着連忙把馬龍扯開，恰好這時東方德正從外面進來，一見馬龍夏斌，便把眉頭一皺復一笑道：「這件事還須你們哥兒兩個幫俺一步哩！」夏斌道：「什麼事情？」東方德咳了一聲道：「還有什麼事呢？適才大人吩咐下來，叫俺同衆位兄弟再往華家莊去一遭，探一探姓王的是否仍在那裏，叫俺等將他緝捕到案，俺想那姓王的，恐怕此時已然不在那姓華的家裏了，此去也不過捕風捉影，徒勞往返而已，不過這是上官的命令，說不得，祇好大家辛苦一趟吧！」東方德話言未了，只聽馬龍喊道：「東方德！要去你去，姓馬的不去，你若有力量的時，可以把俺

撇了，或是把俺也押起來！」東方德一聽便是一楞，知道馬龍向來爲人過於耿直，却也不理會他，倒趕緊向他道：「這件事是大人這樣吩咐下來，並非俺假傳聖旨，這件事辦下來時，也不是俺一人受賞，難道不是大家光彩，何必這樣使氣哩？」馬龍聽了把眼一瞪道：「什麼烏大人？俺吃這份糧，便管這份事，便受他指揮，俺若辭去這烏事不幹，他是什麼撮烏，敢來用俺！俺和他還不是一樣人？什麼叫大人？俺還是大人哩，從今天此時起，俺就不幹了，你再休拿什麼大人來嚇俺，俺是不買這本賬的！」說着從桌上抓起帽子就要走，夏斌連忙站起攔住他道：「老馬：你總是這樣暴躁，你且坐下再說！」東方德借了這個台階，也來相勸，不提防，馬龍向他叱道：「你躲俺遠些，俺却看不過你這般勤樣兒，留着到堂上見了你的大人使去吧，俺馬老爺是有骨氣的漢子，兀自有些看不慣，」說着又向夏斌道：「大哥：你願吃這碗飯你吃，俺是不再吃這碗牢什子飯了，什麼人的氣都要受，什麼人的話都要聽，俺姓馬的不願意伺候小人，你只放俺去，不的時候，恐怕偶有舛錯，那時更連大哥你這意思也埋沒了，你還放俺去好！」夏斌道：「要走俺兄弟一路走！」說着便拉了馬龍道：「走！俺和你去見大人去。」東方德這時着實覺着不是意思，但是沒有辦法，只好隨他們走去，但是今天晚上夜探華家莊，再要短了這兩個，益發沒有人辦事了，正在籌思之際，忽聽有人喊道：「東方上差在屋裏

嗎？」東方德一聽，不由喜出望外道：「此人回來，俺無憂矣！」便趕緊搭腔道：「在屋裏，請進請進！」外面答應聲中早走進一個灰撲撲的漢子，年紀約在三十上下，精神奕奕的從外面走了進來，向東方德道：「俺方纔聽得看牢的石二哥說是你們許都頭，因為什麼放走王先生，只吃相公收在監裏，上差便頂了許都頭的缺了，真是可喜可賀，不枉你費了多日心機，居然把這個美差弄到手了，俺真是服了你了，現在有事沒事，沒事且和俺到章二娘家去吃三杯，章二娘家今天下得好大活蟹，走，走！」東方德被他一陣胡噪，也不知如何應付才好了，只得撇開身子道：「左二哥：你先不要扯，有話慢慢說，俺只問你，什麼叫俺用多少心機？怎麼忽然又管俺叫起上差來？端的是怎樣一件事？」那漢子道：「俺那知道你這本賬？這全是看牢的石二哥對俺這樣說的，俺那裏懂什麼上差下差，一總也是他教俺這樣說的哩！」東方德聽了點點頭道：「這就是了，只是俺今天有事，不能到章二娘家去吃酒，如果要吃酒時，俺自去叫他們買來，也買些好大活蟹，便請你在這裏吃三杯如何？」那漢子道：「那怕不好，只是少個女娘們兒，俺須吃不爽快哩！」東方德道：「怎的？女娘兒？……左二哥……你若能幫俺一步時，俺便日日沽酒你吃，夜夜着小娘兒伴你哩！」那漢子把拳頭向桌上一撻道：「東方小子，有話只管說，只要俺能辦時，若不幫你俺便是個龜！」東方德聽了不由大喜，却先不向他糾纏，

忙叫進一個兵丁來，到外面買上三斤好酒，稱上五斤大蟹，那兵答應自去，這裏東方德却一拉那漢子道：「左二哥：請你到屋裏來，俺有話講，」兩個人到了裏間，東方德早向那漢子一揖道：「左大哥：這件事必須幫助俺則個！」那漢子道：「你有話只管說，何必這樣吞吞吐吐？」東方德道：「如此說時，大哥已然答應了幫忙。」遂將知府怎樣吩咐他今晚再探華家莊，馬龍夏斌如何不去，都一一告訴了那漢子，那漢子道：「俺還當着什麼遮天大事，却原來就是這一點小事，且和你吃了酒，去見俺娘，只要俺娘肯放俺去時，俺自幫你便了！」東方德見他應了，自是喜之不勝，便先謝過，這時酒已買來，東方德便和那漢子喝了起來，正在吃得正酣之際，忽見外面人影一晃，東方德忙問是誰，外面答應一聲是我，耿歪子便從外面走了進來，東方德問他有什麼事？耿歪子却笑了一笑道：「回都頭得知，事却沒有什麼事，只是馬龍夏斌兩個，方才去見大人，要辭去差事，大人不准，馬夏兩個竟自不辭而別，適纔稟過大人，大人十分着惱，便命俺和紀大屏接他兩個的事，俺兩個已然見過了大人，特來參見都頭！」說着早已請下一安，東方德才知馬夏二人果然辭了差事，不知怎的心中倒有些忐忑不安起來，這時那漢子却飛一杯過來道：「東方德小子，且乾一杯！」東方德忙接過來飲了，剛要再問耿歪子一句什麼話，只聽外面一陣大亂，忙喊一聲不好，急撤出身來往外走時，却不防和外

面走來一人，撞在一起，登時兩人全翻，東方德急忙爬起，看時，正是那新補進的夥計紀大屏，氣急敗壞的向東方德道：「不好……好了……牢裏來了，兩個探監的，把相公打……壞了外頭圍了許多人，大概要不……好……都頭快去……」東方德一時摸不着頭腦，只覺得有些怔忡忡的，這時那耿歪子已然緩過氣來，復又向東方德道：「都頭還沒有聽清楚嗎？適纔相公查監，查到平字第十七號監，忽然聽見裏面有人說話，進來時，裏面有一個灰塵滿面的漢子，爬在地下向那姓華的小官大哭之下，後面那人約摸有三十多歲，却嘴裏不乾不淨的罵四六句子，那時相公問起他是那裏來的？什麼人放他進來？他說是看牢的石二哥放他進來的，他就是那姓華的小官的父親華紀文，相公轟他出去，那時惱了那漢子，回轉身來，便向相公一拳，相公一時不備，却被那人掀翻在地，相公便喝令將那兩人拿下，誰知這時外面却擁擠了有三百號人，口裏吶喊着，打算擁進牢來，相公便命俺來請都頭前去，都頭要快些去，不的時候，便真個要鬧出事來呢！」東方德聽到這裏方算明白，便忙把耿歪子一推道：「你看你這樣慢騰騰的，却怎的這樣沒個緊慢！」說着便又趕緊跳進屋去，一看那左二哥正喝得起勁，見了東方德把個杯子一揚道：「小子，先來喝一杯！」東方德道：「且慢着！現在相公在監裏出事，快去！快去！」左二哥把杯子一推道：「怎的，俺剛吃了你一口酒，怎的便有事來了？說不得，